



新视野文库

夏绍臣·著

永恒的青春

作家出版社

永恒的青春

作家出版社 ■

夏绍臣◎著 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恒的青春/夏绍臣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1

(新视野文库/詹功艺主编)

ISBN 7 - 5063 - 3583 - 2

I. 永… II. 夏… III. 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7271 号

永恒的青春

作者: 夏绍臣

责任编辑: 唐杰秀

装帧设计: 功艺

版式设计: 艺林风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96.5 千字

印张: 8.2

印数: 001 - 1 000

版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 - 5063 - 3583 - 2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初夏的早晨,江南突兀起伏一望无际的原野,满披露水,各种叶片上都凝聚着星星点点的水珠。在晨风的飘拂下,叶片上的水珠随之来回滚动,闪烁着晶亮的光芒。清新的空气,洋溢着花草的芳香。

转瞬间,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,原来素净的,似铅灰色的云层所笼罩的天空,变成五光十色的瑰丽的朝霞,高远广阔的空间到处充满了灿烂的阳光,伟大祖国的锦绣河山呈现出一片辉煌。原野上的草木,被阳光所照射,闪耀出绿油油的光彩,使低矮的青草,高大的树木,整齐的禾稻,联成一个油绿的整体。随着阵阵清风的吹拂,所有枝叶都跟着起伏摆动,远远看去,大自然犹如波涛汹涌的海洋。

长阔的东阳江从原野的东北流向西南,滚滚的波浪,推着、挤着、追逐着、翻滚着,跳跃着眩人双眼的银光。

到了八九点钟的时候,明亮耀眼的江面上出现了一列长龙似的帆船,一条接一条颠簸而缓慢地向前行驶。船上站着,坐着多个年青的小伙和姑娘。其中有的穿着洁白的衬衫,有的穿着素净的制服,有的穿着鲜艳的花衣。从远处看去,好像是天鹅、鸽子、孔雀停留在船上。他们是××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,到金华参观去。

滚滚的江水不停地冲击着船身,使船身常常前后起伏又左右摇晃。有时掀起大波浪向船身撞击,船的四周溅起高高的浪花,船上的年青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惊叫声,吓唬声和欢笑声,



给汹涌澎湃的江面，增添了蓬勃活跃的气氛。

前面的船只越驶越远，到视线的尽头消失不见了，后面的船只，一条接一条划上来。在那最后一条船的船尾上，独自坐着一个年青的姑娘。她叫胡素心，穿着天蓝色的短袖连衣裙，裸露着白净丰满的胳膊和小腿，齐耳短发披盖下的脸面，洁白圆润，黑眉毛下，闪着两颗乌黑的眼睛，中间隆起直直的鼻子，下边微突着两片粉红的嘴唇，模样很健壮。

她独自坐在船尾上，像是一个惯于航行的女船手，一点不介意船身的摇晃和水浪的冲击，忽而远眺青山绿水发愣，忽而俯视江水出神，既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又像是沉浸在幻想中那样自我忘情。

然而当她终于侧过身，往船舱望去，恰与一个小伙的目光连接在一起时，不由得噗哧地笑了。

这个一路上多次凝视着她的年青人，名叫黄光。他浓眉锐眼，身高体瘦，上身穿着白衬衫，下身穿一条黄制裤，脚着一双布底鞋，斜倚在船的桅杆上。他在开航不远的航途上，已经多次向她注视。胡素心虽然也曾偶尔瞥他一眼，但都装作无心似的不露一点表情就把眼光移开去。黄光因此仍然呆立在那里，没敢靠近她。可是这一次的相视，她却给了他一个富有情意的微笑，使他脸上泛上红云，心里产生了想去接近她的冲动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壮起胆子，小心翼翼地 toward 船尾走去，到挨近她时，故作谦虚，没话找话说：

“我可以在这里坐吗？”

“又不是我的船，你爱坐就坐吧！”

她低着头，抿着嘴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她那两只乌黑的极有光彩的眼睛，紧盯着在自己伸在前面裸露着的洁白的小腿上，心里似乎在暗暗好笑。

黄光听了她这凛然的答复，就像突然被淋了一身冷水，既惶



恐不安，又懊悔自己的冒失，觉得是自找没趣，显出尴尬的表情。然而要退回去又不好意思，只得无可奈何地勉强笑着在她身边坐下。他心想：“就没见过这样古怪的姑娘，任凭你好意恶意都叫你不舒服。”他打算忍受她的冷淡、任性也不去理她，可是只他俩坐在船尾，彼此不说话总觉得别扭得慌。于是他还是没话找话说：

“坐在这里不害怕吗？掉下去可没人捞你。”

胡素心只和善地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他。接着就背转身去，把右手攀在船舵上，任凭自己的两眼去眺望渐渐往后退去的青山绿野。等过了好长一会儿，才突然说：

“你可变得真快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感叹，使黄光一时竟摸不着头脑。他以为她背转身去，是存心不理自己的了，却万料不到她会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。只有他才明白这感叹所包含的深长意味，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，热切地反问道：

“你说说，我什么地方变啦？”

黄光说着还特别用目光去注视她，他只看见她的背面和侧面，觉得身边坐着的既好像是一个陌生人，又好像忽然熟悉起来那样感到新奇。他多么希望她能继续谈下去，可她却好像被远方美丽的景色迷恋住了，久久地呆坐着不动，似乎她既没有把话问别人，又没有人向她问话似的。直到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她才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哼，还装蒜呢！我们又不是现在才认识，同学这么多年，你就没有跟我说过多少话，可是现在……。”

黄光正兴奋地倾听着，不料她的话刚说到紧要处，忽然像弦突然断了，又使他非常失望和索兴，连忙追问道：

“现在呢，现在又怎么样？”

胡素心转过脸来，微微一笑，没有回答他。黄光也就激她说：“说我变啦！你呢？你不也变了吗！以前你挺老实，见了我



就低头,什么话也不说,现在可爱作弄人了。我们同学多年所以很疏远,不仅不能怪我,而且只能怪你,就是到了现在你还很难让人接近哩!”

黄光以为狠狠地刺激她一下,也许能引起她说话的兴趣。不料她却恼怒地斜瞪了他一眼,扭动身子更背对着他。这使他很尴尬,只得也沉默起来。然而他俩的头脑并没有沉默,相反地都被往事所牵引,一同沉醉在往事的回忆里。

早在七八年前,黄光从黄店村到胡家庄上高小,就和胡素心同在一个班级里,而且还同用一张双人课桌。虽然那时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小学生,然而也深受社会打派仗的影响,而有不同的“观点”。他和她因为“观点”不同,就好闹一些别扭,以至彼此像仇人那样,谁看谁都不顺眼,互相不说一句话。这种儿童时期无意义的怨恨还影响到他们一同上初中,甚至延续到一同上师范学校的前二年。直到第三年到了毕业班以后,他俩随着少年时代的消逝,青年时代的到来,由于身心两方面的急速发展,才终于彻底忘掉了过去无意义的怨恨,反而变成彼此的趣谈了。到了毕业班的这一年,他俩一天比一天亲近起来,在半年多的时间中,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接触,交谈和顶撞,好像他俩谁都碍着谁,无论走路、学习、休息、聊天,不是他碍着她,就是她挡着他,上哪都会自然而然地碰在一起。他俩已经自发地进入爱慕异性的阶段了。如果说黄光已有意识在选择恋爱对象,那么他所选取的第一个对象,或者说是惟一的对象,那就是胡素心。至于胡素心是否也有这种意识,那就不好说了,但她对他变得有些好感起来,则已是明摆着的事实。这跟以前他们互相怨恨,谁也不理谁的表现比较起来,的确已经很不相同。因此难怪他俩一个说他“变得真快”,一个说她“你不也变了吗”了。

船依旧缓缓而颠簸地向前行驶,江岸两边的景色不断地变化,渐近中午时,原野上的草木的颜色变得苍黄了。远处的青山



渐渐向江面靠拢,天地变得窄小起来。阳光越来越强烈,人们越来越感到燥热,幸亏常有微风掠过江面,多少送来一些凉意。

骤然一股急流冲泻下来,船身猛烈地摇晃,特别是船尾,颠簸起伏得更厉害。一时间吓得黄光和胡素心本能地互相搀扶,彼此的心都跳得老高。他俩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过来,黄光一边用力扶住她,一边使自己镇定住。当他看见她的脸面吓得煞白时,反而引起他一种莫名其妙的欢喜,怜爱地对她说:

“干吗要坐在这里?把你吓坏了吧!”

她羞赧地一笑,却好强地说:

“我才不怕呢!”

“不怕!把你的脸都吓白了。”

胡素心羞涩地笑着。但当她再坐下来时,已不再背对着他,而是和他并排坐着了。

黄光看她 and 顺起来,就希望接上中断了的谈话,引动她说:

“在小学的时候,究竟还不懂事,自然会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情。上初中以后,彼此不交往,也就没有什么印象。自从上了师范以后,我才对你印象深刻起来。你给我的印象是……。”

他故意停住不往下说,她终于开始问他:

“我给你什么印象,你倒说啊!”

黄光微笑起来,半开玩笑地说:

“一点不像个女的,走起路来挺胸展臂,雄赳赳地就像只公鸡。”

“胡说!”胡素心生气了,是一种姑娘们通有的撒娇。黄光因此还是笑着往下说:

“就是你的为人也一样,落落大方,好强,泼辣。”

“你尽瞎说什么?讨厌!”胡素心投过去一个恼怒的眼色。

黄光见她真有些生气起来,浮现在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,狼狽而尴尬地不言语了。



她却引动他说：

“很快就要毕业了，你倒不如跟我说说毕业以后的事呢？”

黄光本想谈情说爱的心情被扰乱了，他木然地愣在那里。

“怎么不说了，生气啦？哼！还是孩子脾气呢，我看你怎样去当教师，哈哈！”

黄光被她所嘲笑，一时又羞又愧，竟想不出报复她的话来，只得腼腆地忍受着。这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。因为他能言善辩，向来都是他嘲讽别人，别人是挖苦不了他的。惟独在胡素心面前，他的舌头会短了起来，脑子也不灵敏了，就如刚才她只稍为责怪他一下，就使他困窘得很不自在了。

她看他还是不说话，就不再开他的玩笑，改为正经的语气说：

“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了，你有些什么想法呢？”

黄光这才知道她感兴趣的话题，为了接近她，也就投其所好地思考起来。想到即将毕业的思想，他觉得自己想得很多，于是说：

“要谈现在有些什么想法，真是多得很，一言难尽啊！我还从来没有这样思想复杂过。”

她深有同感，就怂恿他说：

“那就都说出来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黄光却为难起来，既想实说，又有顾虑。实说吧，怕暴露出一些个人想法，让她瞧不起，不实说吧，又怕她说自己不真诚，影响感情的发展。他迟疑了一会以后，觉得跟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感情，于是心一横，决定实话实说了：

“想到即将走上社会，不能不想到个人的前途、职业、事业等问题。现在在城里不是流行一首顺口溜吗，‘一工交，二财贸，凑凑合合是文教，叫插队不报到。’想到自己将要从事的是‘凑凑合合’的文教工作，就有点提不起精神来。特别是前二年已恢复高考，人家上普通高中的，正忙着报考大学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”



胡素心听他说出这样的思想来,是她始料不及的,立即反问道:

“你是不想当小学教师?”

黄光被她问得心头一愣。他知道,作为一个师范生,最忌讳的就是想不当教师。于是吞吞吐吐地解释说:

“我不是不想当教师,我是有些想上大学。我们赶上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,不上一上大学,总觉得是很大的遗憾。”他停了停,现出微笑来,接着说:“现在只能是先塌下心来,去当它几年小学教师,等服务期满后再去报考,将来我们一起去报考,再同学几年怎么样?”

胡素心被他逗笑了。她笑着说:

“原来你的专业思想一点也不巩固,即将毕业了还是三心二意。”

黄光被她说得红了一脸。但他却反唇相讥说:

“你的专业思想就那么巩固,就真的愿意当一辈子小学教师?我把真实思想告诉你,你却来损我。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?”

胡素心被他反问得红起脸来,因为她的确也有过自己的许多想法。她也曾想过择业的问题,也有上大学的思想。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以后,她已接受了师范专业思想的教育,坚定了当教师的思想。因此她红过脸以后,严肃起来说:

“我当然也有我的想法,我早已经想好了,毕业后去当小学教师,我说的也是实话。我可没有你那么远大的抱负,也没有你那么大的能耐,既想成名又想成家。”

黄光受了她的嘲讽,羞赧起来,低头不语了。胡素心笑他说:

“怎么,又生气了?”

他抬起头来,看见她作弄自己的表情,反而故意开起玩笑来说:

“将来的事将来再说,眼前是得做好当教师的准备,我想毕业



以后和你到一个学校去教书，怎么样？”

胡素心很敏感，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也开玩笑来说：

“我见你就头痛，谁愿意跟你在一起呢。”

黄光认为她是开玩笑，笑着说：

“这是因为什么，难道我真的让你那么讨厌？我和你同学了八九年，虽然以前闹过别扭，然而对你越来越了解以后，我却越来越喜欢你了。”

胡素心初次听见他当她的面说出这种话来，不禁臊红了一脸，立即扭过身去说：

“别没皮没脸了，我不爱听。”

黄光见她扭过身去，不知道她是真生气还是撒娇，而迷惘起来。

中午早已过去，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把带来的干粮吃光，有的却还不知道肚子饿。人的肚子也跟人的脾气一样，千差万别。

8 午后的船驶入了另一境地，江面宽阔开来，江岸两边的山也后退了许多，铺展在他们面前的原野显得宽广起来了。

前面的船上传来嘹亮的歌声：他们高声唱着：

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么嘹亮。歌唱我们伟大祖国，从此走向繁荣富强。……”

坐在胡素心同一船上的人也跟着高唱起来，其中要数胡玫芬的歌声最为响亮而且动听，好像她是领唱者。胡玫芬的嗓子闻名于全校，常参加校内的独唱演出，不但她自己爱唱，别人也爱听。她和胡素心是同村的好朋友，在唱歌方面，如果互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。胡素心不仅她的模样和一举一动有些像男的，连她的嗓音也是洪亮而低沉的。也许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嗓子不适合唱歌的缘故吧，平时就不爱唱歌。她和胡玫芬亲如姊妹，少不了常在一起闹玩，胡素心就怕胡玫芬拿唱歌开她的玩笑，当时又出现了这种场面。胡玫芬一边唱一边就朝着她笑，当她看见她的身边坐



着黄光时，边唱边笑地向他俩走近来，质问他俩道：

“你们躲在这里说什么私话？赶快告诉我！要不，就让你们当众坦白。”

黄光想堵住她的嘴说：

“我们在说你呢，当众坦白出来你不害臊？”

“说我什么？”胡玫芬一时当了真，愣了起来。但她马上知道是上他的当了，又好笑又好气地说：“去，当众坦白去，看谁害臊！”她说说着还真动手要去拖他，却不防反被黄光拽住了，逗她说：

“来，你也坐一会，未来的歌唱家，给我们唱一个。”

黄光就势拉她坐下，胡玫芬刚蹲下忽又挣扎开说：

“你别故意打岔，你先坦白，我再唱歌。”

这时一个名叫胡明宵的女子，也笑嘻嘻地向他们走来，她和胡素心也是同村的老同学，一向很亲近的。胡明宵是女同学中长得最标致又善于打扮，被她们学校称为“校花”的一个。当时她穿一身花绸子连衣裙，在江风的吹拂下，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样子。当她看清他们是怎回事以后，故意借作劝解，开黄光和胡素心的玩笑说：

“玫芬，你总是这么不识相，他俩坐在一起说说话，碍着你什么呢？”

她这么一调解，反而气得胡素心立即叱她说：

“去去！也用不着你贫嘴！”逗得彼此嘻嘻哈哈地直乐。

船依然缓缓而颠簸地向前行驶，一天的航程终于快驶完了。炎热的太阳逐渐在他们面前下降，四周的暑气已经大为减弱。阵阵晚风刮过江面，出现了初夏傍晚惬人的凉意。天空中飞翔着越来越多的鸟雀，江岸两边的村落升起袅袅炊烟，已近黄昏时分了。

胡素心突然站立起来向前远眺，一个优美匀称的身段亭亭玉立在黄光面前。黄光连瞥了她两眼，也立起身挨她站着，他比她要高出半头，但没有她的丰满白净。站立在他俩前面的胡明宵和



胡玫芬，比他俩都稍矮些，特别是胡玫芬，相形之下成为最矮小的一个。

“金华到了。”胡素心望着前面陆续出现的一大片房屋，自语似地说。

他们紧张起来，准备登岸了。

到了金华，他们借住在一个学校里，在那里吃过晚饭后，三三两两逛金华去了。

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的金华，是什么景象呢，举目所见，多是破旧的老房子，新的建筑很为少见。一条最主要的大街，商店也不多，像样的就更少，到处是百废待兴的样子。因为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，都早早回到住处来了。

同住一处的胡素心、胡明宵和胡玫芬，回到住处聊起天来。胡明宵说：

“学校也不知怎么想的，到处都有小学，偏要跑这么老远来参观。更新鲜的是，一不坐火车，二不坐汽车，叫坐落后得很的帆船，累得我够呛！”

胡玫芬说：

“不管它怎么想的，我觉得挺好，既参观又旅游观光，多美！特别是坐帆船，多有意思，以后再想坐可就难了。”

胡素心说：

“说这些有什么用，还是早点休息吧！”她们聊完天，休息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胡素心起得特别早。当她梳洗完毕时，胡明宵才醒了过来，她睁开惺忪的双眼，不知是什么时候了，一边慌忙起来穿衣，一边厉声埋怨胡素心说：

“你怎么不叫我一声？”

“还没到点呢，嚷什么？”胡素心向她投过去一个责备的眼色。胡明宵这才看清别人都还没有起床，自个掩口咯咯地笑起来。接



着她去打水梳洗，胡素心开始写她昨日的日记了。

胡明宵梳洗完毕，回到胡素心身边，问她说：

“我们这个参观小组都有谁？”

胡素心回头看了看她，见她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天蓝色连衣裙，自以为是朴素一些了，但她的头面依然梳洗得十分光亮，浑身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胡素心见她如此妖冶，不由得噗哧地笑了。胡明宵被她笑得不好意思，嗔她道：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，看着我笑什么？”

“不笑什么。”胡素心摇手晃身地反更朗笑起来。但她怕她追究，自己难以回答，就改口说：

“我们组，人多着呢，记不清了，等会就一块去参观，你不就知道了。”

胡明宵撇起嘴来说：

“等会我知道了还用问你！哼，你这个小组长可真神气。”停了停她又问：“不是还有赵老师吗？”

“对，赵老师是带领我们参观的指导老师。”胡素心咬着笔杆，笑眯眯地看着她说。

“这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赵老师做指导。”胡明宵欢快地说。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！你不老说他好吗？”

胡素心点起头来说：

“赵老师是给我印象最好的老师，你知道吗，他特爱读书，特有学问，讲起课来知识特丰富。别看他年纪大了，他的虚心好学的精神，一点不比我们差，成了我好好学习的榜样，所以我就说 he 好。你呢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印象？”

胡明宵不假思索地说：

“我觉得赵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特别好，特别平易近人，没有偏心眼，对谁都是特耐心，特慈祥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。不像有



些年轻老师,在学生面前端起架子,对他喜欢的学生有说有笑,对他不喜欢的学生不理不睬。老师要都像赵老师那样,该多好!”

胡素心被她说得从心里笑了起来,笑眯眯地盯着她说:

“人都不一样,怎么可能有都一样的老师?”说得胡明宵也笑了起来。

她俩聊了几句以后,胡明宵看了她一眼,转身走开去了。

这时,黄光穿了一身运动衣从她们门前经过。胡素心一见是他,迎上去道:

“跑步去了!”

“嗯,有什么事吗?”

“你知道到哪参观了吗?”

“不是一中心吗?”

胡素心现出一丝微笑,看着黄光又问道:

“你认识一中心的校长吗?”

黄光说:

“我连金华都是第一次来,怎么会认识他!”

胡素心接着说:

“既然来了,希望你能起点好作用。”

“是。”黄光做了一个立正动作,怪模怪样地走了。心想:她是怕我有不想当教师的思想,影响参观了。

胡素心回到原处坐下,胡明宵又走近她问:

“你和黄光又说什么私话来着?”

胡素心埋头只顾写她的,不去理她。胡明宵改口纠缠她说:

“素心,我们老远跑了来,究竟要参观什么呢?”

胡素心没好气地回答:

“来以前,赵老师左叮咛右嘱咐,你都没听?”

胡明宵笑起来说:

“怎么没听,我还记在笔记本上了呢!可我还是不明白,再跟



我说说吧！”

胡素心觉得可笑又可气，没理她。胡明宵却又说：

“我真怕当老师，学生要不听你的该怎办。”

“那你就改行吧！”

“你真会说风凉话，一点也不帮助人，你不知道我是多着急呐！”

“那你就好好参观，回去好好实习，现在瞎操什么心！”胡素心把日记本一合，站起来走了。

早饭后，他们一帮人在赵老师的带领下，向一中心小学走去。

赵老师名叫赵兴隆，已经年到半百了。他瘦长的个子，背部稍为有点向前弯曲，粗密斑白的头发根根直立，犹如刺猬的毛。那已经老花的双眼，透过镜片往外注视，依然炯炯有神，走路也很稳健。

在学生面前他经常是很慈祥的，即使遇上蛮横的学生粗鲁地对待他，他也从不跟学生生气，似乎当一个老师就应该容纳来自学生的任何怒火。也许因为他对待学生非常耐心、细心，慈祥的缘故吧，学生对他的印象都很好。即使是受过他批评的学生，事后也念他好。至于他究竟是怎样一个老师，学生们就很少知道他的底细了。

他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，地处江南比较发展的地区，当地有比较重视读书的风气。他因家庭尚能自给自足，而能比较顺利地上学读书。但当他小学快毕业的那年，却突然爆发了日本侵略我国的战争，那时他已经有些懂事，亲眼看到日寇在我国到处枪杀掠夺的报导和图片而义愤填膺，只是迫于还太小，只能恨在心里。后来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大，他的家乡虽未沦陷，但也亲身经历了侵略者路过他的家乡时，一路抢掠烧杀的场面，他家的生活也就骤然困难起来。当他小学毕业以后就只能在家种地了。

停学二三年以后，已经萌发自我图强的他，没有放松自学，遇



上城里中学迁往山区的机会,得以考取师范学校的公费生而升上中学学习,师范毕业后,开始当起小学教师来了,等到好不容易盼来抗日战争胜利,没想到接着开始了内战。

这时他遇见一个外地来到他学校教书的老师,比他大五六岁,是一个很了解内战性质的人,跟他讲了许多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事,使他大开眼界,明白了许多新道理。因此当内战扩大到他家乡时,他就参加革命去了。

不久,全国解放,已经入了党的他,服从需要,又回到学校工作,不过已不再当小学教师,而是到中学工作了。由于他一贯好学,不久就取得大专学历,后来他们学校改成师范学校时,他既是师范学校的教师,又是附小部的主任。

从他的为人来说,是那种很有个性属于有比较清醒认识的那种人。他不大喜欢与人作不必要的应酬交往,认为那样会用去许多无益于事业的时光,因而人际关系就不太好。他在同事面前与在学生面前会有明显不同的态度。他在同事面前,不仅不慈祥,甚至有些严峻,有时甚至表现得很固执、不随和、不通人情,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。也许是因为这种原因吧,他既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,又很少得到升迁的机会。他虽然教了很多年的书,而且是一向那么尽心尽力,却几乎任何荣誉也不曾有过。使了解他的老师既尊敬他又瞧不起他。就拿这次带领学生到金华参观的事来说,是费力不讨好的事,他看见别的教师不愿去,他却积极主动承担起来,认为是改进教学的好机会。

赵老师跟在学生们后面走着,任凭学生们吱吱嘎嘎地说笑。他理解年青人的心情,在他们觉得新鲜有趣的时候,必然会那样,无须予以劝阻。而且他自己也跟着嘻嘻哈哈起来,使大家忘了是在走很长的路。

到了学校,他们迈进校门时,迎面一个孩子们的欢乐世界首先呈现在他们的前面。在那宽大的院子里,一帮孩子正天真烂漫